

金龟子的夏天

[法] 克莱蒙斯·德·比耶薇 / 著 水吉 / 译

好小说
译丛

*L'été
des hannetons*

nce de Biéville

克莱蒙斯·德·比耶薇的处女作
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提名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[法] 克莱蒙斯·德·比耶薇 ● 著

金龟子的夏天

水 吉 ●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龟子的夏天/[法]比耶薇著;水吉译.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5313-2136-X

I.金… II.①比… ②文… III.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3885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105 千字 印张:4 $\frac{3}{4}$ 插页:2

印数:1—8 000 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周荣胜

责任校对:陈文本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136-X/1·1857 定价:8.60 元



克莱蒙斯·德·比耶薇

1961年生于瑞士，今日法国
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作家，也是巴
黎为数不多的一位非洲艺术品鉴
赏家。

10/15

责任编辑·周荣胜
封面设计·耿志远



L'été des hannetons

在异教徒和非教徒遥相呼应的年代里，他们的弱点在于无法建起一座殿宇。虽然经受信教徒们的攻击和迫害，然而，他们并不甘于沉默。他们说，“我们不对冥间是否存在做任何假设。但我们的德行比之信教徒的要高尚。我们知道短暂的价值。我们不托身于上帝以求得冥间的赦免。我们既不受惩罚，也不需拯救。我们的罪是无法挽回的。”

雷翁·弗斯

1

阿尔贝尔喜欢路。有些路他经常跑，而另一些却从未踏上过，也不知道它们通向何方。

他想象着一条条的沥青路环绕全世界，延绵不断，纵横交错，会挺入密林的最深处，又迷失在干燥的沙漠中，若是巍峨的大山挡住去路，它们便从裸露的峭壁处切开山口。所有的路相互交织着，永无止境，奔向远方。阿尔贝尔觉得地球巨大无比，而自己就在它的脚边。

有时，他自问这些貌似伤疤和抓痕的路是否会弄疼地面。百思不解后，他会放慢脚步，希望借此减轻自身的重量。不过，大多数时候，他相信所有飞驰的车辆是在和地面玩耍，给它挠痒痒。一想到成千上万车辆的亲抚下，路面在开心地打滚，他就眉开眼笑了。

他甩了甩脑袋，那里总是挤满了稀奇古怪的画面。他努力改变自己。正常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。他知道，在米尔戴勒，人们都觉得他疯疯癫癫的。一天，他听见年轻的儒旺斯太太对先生说他有木鱼脑袋，当时心里可难受了。幸好先生为他说了句话：“也许吧，不过没有一个人能把车开得

像他那么好。”

阿尔贝尔默念着这句夸奖，禁不住一阵自豪。的确，他驾车技术很好。这是有证据的：都说先生不信任任何人，却孩子般的信赖他。瞧，先生睡着了。

阿尔贝尔很喜欢先生不留痕迹的入睡方式。他的身体并不松弛，胸口一起一伏，下巴依然端着，呼吸的节奏也几乎不变。老司机知道，只有一个高贵的人才会有如此优美的睡眠姿势，就尽量不打扰他休息。阿尔贝尔增强和减弱轻柔度的本领是举世无双的，如果必要，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打开或关上车门。

但是，先生想在到米尔戴勒之前被叫醒。阿尔贝尔咳嗽了一声。

“先生，我们快到了。”

让·儒旺斯睁开眼睛。

“我知道，阿尔贝尔。我没睡，我在思考问题。”

阿尔贝尔偷偷地笑了。先生从来不承认他打盹。他原谅主人的这个小谎言。这是他所知的主人的惟一缺点，这缺点反而使主人显得更加亲切。举世的财富也不能让他背叛主人。

离开平原后，道路随着山坡缓缓上升。阔叶树渐渐稀少，就进入了浓密的松林中。松树挺拔的身影如同双重的一色篱笆，把绵延不断、陡峭而又密集的 U 形盘山路包围起来。出现一块平地，又进入一条山间窄道。路就像直接从岩石上凿出来的，正好通到米尔戴勒的山谷。山谷被夹在自东向西逶迤而行的陡坡之间，可以一览无余。

太阳刚从产胶树的梢头落下。耸立在东方的猗猗牙山，如同矿场的岗哨，贪婪地吮吸着阳光。

“请停一下，”儒旺斯请求道。

他下了车，沿着峭壁走了几步。望下看，山谷的斜坡上已然布满阴影，笔直而下的湍流犹如闪烁的银带，冲向镇上的最初几座房屋。小镇沐浴在一片紫色的暮霭中，绵延向西，朦胧如一片印迹。渐渐燃起的灯火星星点点的，像草地里的萤火虫。

对于儒旺斯来说，一生见过的所有景色中，不论多么壮观，何其著名，没有一个可以和这幅景象媲美。他感到一种肉体的快感，双手抓住冰冷的铁栏杆，倚身向前。这时候，路灯也亮了，田野和山峦顿时没入一片漆黑之中。光芒四射的公共照明像是一堆炭火，燃亮了整个城市。夜色中，路灯上的金属装饰如同圣诞节的摆饰。连山谷四周的僻途幽处也被这灯光照亮了，一处又一处，密密丛丛的。

米尔戴勒算不上什么，只是弗朗什-孔代地区低处的一个工业小镇，加上周围的村庄至多七千居民。没有一个游客会绕道参观这儿的教堂，镇上的《半月报》到了二十公里以外便鲜为人知。但是，没有什么能比小别后重回故里更让儒旺斯心驰神往了。这是他的城市。他是这儿的国王。

他回到车上。新皮衣摩擦后发出的味道让他更加惬意。

“下山吧，阿尔贝尔，我急着回家。”

米尔戴勒的达官显贵们几乎都住在城镇外围的将军山上，而且，平等地分配土地，这一点有市里的土地册为证。每块用地的面积都在三千四百到五千平方米之间，还种上了

相同的树种，可谓步调一致，分毫不差。山丘如同一个大花园，种满了等腰形的柏树和紫红的山毛榉，女贞树的篱笆四季常青，既保护了各家的隐私，又保证了这些阔人们有个良好的邻里关系。

儒旺斯和他的家人住在“高屋”，米尔戴勒的人都叫它加尔达城堡，因为它是加尔达一家建造的，并居住了将近两百年。这是全城最美的地方，庭院占地四公顷，它的围墙就像将军山顶的一顶石制王冠。儒旺斯在十几年前买下了它，最后一位加尔达男爵轻率骄纵，结果破了产。当着儒旺斯的面，人们对伴随着城堡的买卖而发生的悲剧都闭口不谈。

在交易后的初期，爱德华·加尔达每天早上都要来监督儒旺斯对城堡的翻修工作。谁也不敢上前阻拦。老人头戴戴罗儿的毡帽，手拿铁皮包的拐杖，走进每个房间，贪婪地搜寻着每一个隐蔽的角落，一心想挑新主人的刺儿，弄得工人们窃笑不已。只是，他一点毛病也没找到。起先，旧城堡主的好奇和懊恼成了当地的笑话。每天，人们都看见他步履蹒跚地来到镇上，形容日渐苦恼。然后，他会到一家咖啡店里歇歇脚。孤身一人入了座，他便大骂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，浑然忘了自己曾经腰缠万贯，还幻想着要是他有一笔钱，都能干些什么。等到喝完赫雷司白葡萄酒，他抬一抬帽子，走了，目空一切的样子一如往昔，却不知道这些只能招致人们的反感和嘲讽。

随着工程的进展，人们越来越少看见他了。他和妻子住在教堂脚下的一间陋室里。米尔戴勒人对这位老男爵的破产也逐渐没了兴趣。但是，搬进修砌一新的“高屋”的第二天，儒旺斯发现，老人在他家窗下的一棵雪松上吊死了。

每次路过这棵树，阿尔贝尔的目光就免不了要躲开。他无法忘记，是他帮着先生在警察到来之前，把尸体解了下来。对此事，先生好像从不挂心。于是，他更加佩服先生。

可怜的男爵有个女儿，叫波利娜·加尔达，住在巴黎。在她看来，父亲的破产和自杀正是她出身高贵的凭证。她视自由为高贵，认为试图去得到或保留什么东西都是庸俗的，不管这种想法多么微乎其微。

因此，当相处四年的情人抛弃她时，她能淡然处之，以至于那个负心郎毫无愧意。几个星期后，她得知自己被校方开除，也表现得异常冷静，让她的同学们赞叹不已。

起初，从重获的独身生活和悠闲中，她只感到无比的幸福。她享受着单身的奢侈：下午的电影场、自由选择电视节目。每天早上，她裹着走了样的睡衣懒洋洋地躺着，而且，直到睡觉前才会整理床铺。她会去理发屋剪掉一头卷发，然后，到处溜达，消磨时光，沉醉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中。

她出门是漫无方向的。她年轻又漂亮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迷上了一个男人和一项时髦的工作。初看上去，她虽然落得鸡飞蛋打，活力和美貌却无衰退。因此，人们很欢迎她，尤其是当宴请的宾客为单数，餐座边需要有单身女人来平衡一下的时候。她的高傲让苦于应酬的人甚感轻松，和她共进午餐的好朋友们即使许诺助她一臂之力，也完全可以放心。她从不重提她们的诺言。她的友谊很廉价。

可是，时光飞逝。渐渐地，孤枕独眠后凌乱的床单，镇上的晚餐，以及社交场上的交谈越来越无法吸引她。

她失去了往日的活力，人们也就疏远了她。老同学们觉

得她像一个失业的幽魂，旧日的朋友和她的生活经历大相径庭，不敢和她分享快乐，也怕向她袒露烦恼。没有了共同的欢喜和忧伤，感情自然淡化了。

此外，尽管她的处境很难让人指望有什么转机，波利娜并不想刻意改变。人过三十，看陌生人都大同小异。波利娜只需看一眼，就觉得对他们了如指掌。不过，她还是接受邀请，隐约中期待会有什么惊喜。通常，惊喜只发生在饭馆里。她会全神贯注于盘子里的西红柿-莫扎尔拉* 和肥金枪鱼片饭团，耳朵里听着某个皮埃尔、保罗，或雅克谈论他们的工作、婚变或是他们母亲的怪癖。她呢，报上自己的身份，讲述历来的苦难和对甜菜的厌恶。这种拙劣的游戏无数次地重复，让她感到越来越恶心。

到上甜点的时候，大家纷纷亮出性格底牌，席间一片诡秘的寂静。这是个恼人的时刻，波利娜和她的交谈者意识到他们不会一起做爱，散步，或重逢。一无所获的聚餐。那位男士急着结账，假惺惺地提议再去哪儿喝一杯，然后，一声不吭地送她回家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六个月都这样过去了。波利娜的积蓄眼看要花完了。她开始四处求职。她打电话给那些或许有用的亲戚好友，他们接电话时，个个语气热情。然后，就怎么也找不着了。客气些的秘书会答应转达她的请求，之后，又向她保证已经照办，可语气却很是恼火了。会再给你打电话的。明天吧。下星期吧。

她写信，寄出了几十份个人简历。每天早上，她都等着邮递员。后来，也不再等了。

* 莫扎尔拉：mozzarella，一种意大利乳酪，用牛奶制成。

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她脚下如飞，低着脑袋，双手插在兜里，目不旁视，毫无闲逛和欣赏的心情。但是，四处的奔波和几小时后袭来的疲劳，让她冷静下来。

一天，她偶然行至塞纳河畔，便来到栏杆边，把两肘靠在上面。暮色降临了。川流不息的车辆前拥后挤，车灯像是为两旁的道路滚上了花边。左岸，窗户都亮了，如同镶嵌在大楼正面的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。这时候，人们一身疲惫地回到家，脱下鞋。她觉得，除了她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贴心人，可以倾诉一天的经历。她像是听见他们在笑，狗在叫，孩子在哭闹。晚餐正炖着，全城飘着香。

最后几抹夕阳洒满了大教堂的彩画大玻璃窗，恰与灯光形成逆光。再远处，艾菲尔铁塔被染成金色的骨架高耸于参差不齐的一片屋顶之上。住在巴黎十五年了，波利娜无数次地看到这幅已被印成明信片的画面。她仿佛曾经拥有这个城市，对天才的建筑师和无名的巧匠们满怀感激，觉得他们建造它是供她享用的，尽管他们对这一点始料未及。成群的游客们熙熙攘攘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焦急地想游遍所有的宏伟景观。看着他们，波利娜心中充满了主人般的自豪感。

那天晚上，巴黎的美景如同打在这位年轻女子脸上的一个耳光。美妙的堤岸像在挖苦她，无情的河水在脚边流淌，似乎只为证明她的渺小和孤独。一辆出租车经过，她拦住了。

回到家，波利娜脱掉外套，走到客厅里的书桌旁。没人给她打过电话。应答机上亮着的指示灯就是证明。电话机旁的信件已然堆积如山。几个星期没有看过信了。她叹了口气坐下，拆阅起信件。

她把它们分成两堆。一边是打印的信封，另一边是手写的。她飞快地分拣出发票和清单，大致心算了一下，便放弃继续折磨自己了。然后，她转向那堆手抄信笺，一看字迹，就知道自我推销又落了空。永远的求助无门！只有一封信除外，是她母亲写来的。

波利娜躺倒在椅子的靠背上。自己的平庸让她吃惊。对面的墙上，她的祖先加尔达将军，严肃地凝视着她。一阵恼火下，波利娜抓起一个镇纸向画像扔去。玻璃碎裂的声音让人解气，但是，像架并没有掉地。面对冒犯，将军无动于衷，仍用充满了鄙夷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最后一个继承人。

波利娜站起身，打开窗，双肘靠在阳台的栏杆上。从六楼看下去，在冷清的大街上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。那是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，背着两个大腹便便的袋子，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。她在站篷的一张长凳上坐下，把行李塞到下面，裹上一角的布，就饥肠辘辘地躺下了。这位老妇人每天晚上都在同一个站篷下过夜。和这条街上所有的人一样，波利娜也认识她，有时想起了，还会给她一片面包、一双袜子或是一瓶酒。猛然间，这个穷困潦倒的老人仿佛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命运。她看见自己蜷缩在桥下，虱子在布袋里落了窝，红肿的手长满冻疮，伸出来乞求路人的施舍。这幅画面是那么的真实，近在咫尺，她想着，想着，都想跳楼了。她往前探了探身，估算了一下摔死的可能性。落个残废会多么可怕！她感到一阵眩晕，忙抽身回来，关上百叶窗。

过不了多久，波利娜洗了个澡，做出一个决定。

在此后的几天里，她解除了房屋的租约，把物品寄放到一个家具储藏室，打点好行李。她要回米尔戴勒。

2

米尔戴勒的车站和附近的山谷让人觉得火车不可能在这儿停靠。这里远离城镇和居民区，房屋涂着一层厚厚的褐色粗石灰，瓦片屋顶斜伸向站台，形成一个突起，可以为旅客挡风遮雨。绝大多数时候，它都很冷清，像个丢在一旁的玩具。波利娜是惟一在这儿下车的旅客。站台上一片雪白的冰霜，她拖着行李箱，走进了车站的房屋里。

“可以叫辆出租车吗？”她问道。

车站管理员是个大块头的男人，花白头发，叼着一支细细的黑雪茄，正用耳朵摩挲着一只野猫。他的大衣背上擦了一些灰。

“您面前有个电话，号码在上面。”他回答的时候，头也没抬。

柜台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音乐盒。从波利娜记事起，它就在那儿。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她觉得最奇妙的莫过于这个小木盒舞台和它红色的毡幕布了。只要放进一个五十分的硬币，里面就会出来六个娃娃，随着金属辊打出的不清晰的节奏原地转起圈来，在玻璃的折射下，就像有十几个娃娃一样。

她拿起电话耳机。出租车会在十分钟后到达。她走到自动木偶前，塞了一个硬币进去。舞蹈演员的黄色发辫和红黑相织的民族服装已经多处剥落。一个芭蕾舞演员抬起胳膊，可怜兮兮地试图转圈，而其他的都呆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音乐停了。管理员和他的猫已不见踪影。隆冬里寒气逼人。为了取暖，波利娜踱了上百步。一块木牌上，钉着火车时刻表以及通向米尔戴勒和邻近村庄的客车时刻表。一张宣传单邀请人们去参观盐场。另一张上写着复活节将举行游艺会，欢庆大厅里还有舞会。在最下面，有一个关于募捐开幕仪式的布告。为了庆祝解放五十周年，要建一个雕像，并将于九月四日在市政府大楼由让·儒旺斯市长先生揭幕。接着是一个邮局的支票账户，所有募捐者都可以向那里汇钱。

波利娜不禁一阵寒噤。在米尔戴勒，包括车站管理员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波利娜的父母卖掉高屋后，在市镇中心教堂街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住了下来。当时，波利娜的母亲兰日坚信，丈夫执意住在“他”的城堡附近，就是为了等儒旺斯这个侵占者一住进去，便去那儿自杀，死了也要让他不得安宁。她觉得，这个举动不是绝望的标志，而是最后的狡黠。波利娜并不反驳，她知道这个解释尽管很荒谬，却减轻了这位寡妇的悲伤。

自从男爵死后，兰日也没勇气搬家了。她一个人住。既不和镇上的人交往，在当地也没有朋友。她足不出户，极少看书，开着电视却一眼都不瞧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她躺在一张长椅上，独自出神。手里拿着

一面镜子，却很少凑到脸前看一看。那是多此一举。这张脸刻在她的心里。她很美，可谓美若天仙。当然，如果近看，会发现她的上嘴唇变薄了，爬上了竖直的细小皱纹，下眼皮已经失去了弹性。但是，谁都猜不出她有七十岁了。她的身段依然迷人，尤其是她的乳房，简直妙不可言。她把手放在上面，感觉到它的丰满和坚挺，满意地长吁一口气。还有她的腿……她的腿令人羡慕，想到大多数同年龄的妇女那两根木棍似的干瘪的腿，以及她们耷拉着的乳房，她便舒展一下全身，惬意得如痴如醉。

兰日很爱她的丈夫，对于那些生性淡泊的人来说，只能偶尔体验这份专一的、炙热的爱情。当这份感情离去时，她也不往别处寻求寄托。她并不害怕孤独，对于她，一只家畜都是多余的。波利娜很惊讶，甚至有些恼怒，她的母亲从没有离开父亲超过一个星期，却能如此适应寡居的生活。

事实上，兰日懂得如何生活和看待死者。她的想象填补了爱抚和交谈，这是一种浮想联翩的能力，她的遁词就是一例，也许她自己浑然不觉，但是，这使她在漫漫岁月中忘却了丈夫的死亡。她把往日的一次次长谈串联起来。她的学识使她能胜任交谈者的角色。对于爱德华的回答和观点，她都记忆犹新，以至于觉得他还活着。镜子扮演了媒介的角色。它的作用即在于此，远甚于某种虚无的满足。对着镜中的兰日，她仿佛变成了爱德华，甚至会抚摸她的面颊，镜子里的她面带微笑、听着绵绵情语，这是他三十多年的习惯，而且乐此不疲。

邻居戈兰太太每周来一次，帮她料理家务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这个美若天仙的老妇人总是慵懒地躺着，握着手腕，脸